





九卷三十一

周書四十一

令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平經傳

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高其

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

六字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





遷五紀遞龍襲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  
其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宗經術而  
彫蟲是貴魏道所以凌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  
一壞考之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  
賤美教化改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  
帝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  
義大矣哉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收斂  
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  
命雅好經術求闕於三古得

千載黜魏晉之度復姬可

典盧景宣

通年藝脩五禮之缺巨孫紘

洽問六樂

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察聖敦尚  
一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鈔  
生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  
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  
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為三老帝  
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  
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之盛



此其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  
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大  
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  
開學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  
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  
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  
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  
撰於此篇云

盧<sup>此</sup>范陽涿人也本名恭

自祖晏博學

書有名於世任燕爲給事

侍郎

一

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sup>流</sup>爲魯君守父

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

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歿哀毀六年躬營墳龍

遂有終焉之志魏景州中被徵入洛授威遠將

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

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

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

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







二年... 華州長史尋徵拜...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 建授小匠師... 大夫進... 馬賀蘭祥討吐谷... 武成二年詔光監營... 為虞州刺史尋治... 之功增邑并前千九百... 二年卒時年六

十三高祖少時嘗夢一... 於... 轉有加... 贈

少傅諡曰簡光性崇佛... 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 等曰公... 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

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 二文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歎因立

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

所乘馬忽升廳... 登牀南首而立又食







運舛大禮之存於三鳥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  
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  
言有周既基爰踐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  
之於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  
恭格寶闕常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  
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定畫  
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  
卞寶復潤於荆陰隋昭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  
均切瞻望軫念爰致東帛之舉命翹車之招

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  
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  
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涪鮐背方  
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  
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  
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勅襄州摠管衛  
公直敷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  
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  
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三者二



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  
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建德末  
重自以入朝旣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  
詔荅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  
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  
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  
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班來  
蕭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注送之梁

主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冢二年來朝  
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  
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  
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  
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  
要其行於世者周禮義三十卷儀禮義三十五  
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  
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  
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  
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  
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朔方寇將軍累  
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  
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三姓由奉義為東魏  
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不因避難墜  
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簞餅欲食之然  
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  
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

遊學於汾晉之間習

文及

身

友為人

所告因送河東屬魏初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  
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祖平河東贈保  
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  
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  
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從  
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為諮議大統十五年行  
下邳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弟以深為  
博士深經學通書每解書常多言漢魏以來



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  
背而譏之曰然人生講書多閉戶不可解然儒者  
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  
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  
子博士賜姓高紉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  
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  
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  
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  
既專經又讀諸史及甚雜篆籀陰阻一也之書  
學雖博瞻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之名士  
經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疏略  
論并月錄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  
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  
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  
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  
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撫異聞  
先儒所未悟者皆發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



奏為國子博士時朝廷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礙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齊請通好二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昇堂觀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為二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遷具言之於高祖

上大欽

遲之又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

而問

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限泉之戰況陛下龍翼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



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  
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二區并賜  
名芻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  
安車駟馬註駕入朝并勅所在供給至京也  
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路門  
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  
旣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焉  
榮伯張黑奴實士榮孔籠劉焯劉玄等皆其  
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

四十

卷孝經義疏卷之

於世

三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  
人之操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  
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  
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  
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怠永安中釋褐安西  
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除一郡督九年太尉李  
弼請遜教授諸子旣而太祖崩遜賢良授以守令  
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尋光河東郡丞卒



榮相繼舉遜稱有牧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  
年加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  
大夫都督歷城府西閣祭酒功曹詔議參軍魏  
廢帝二年不仕名遜教書于在館六年與諸  
儒分授經史疏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  
注春秋左傳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  
帝踐祚以遜有理事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  
太學博士轉治中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  
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其  
導之

方及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為右府主簿口車騎  
將軍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霖雨經時詔  
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二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改  
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上官者多求清身  
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外守令年期既促  
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為賢未甚優養此政既  
代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  
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  
赤子遇之宜在舒緩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



之衰政人習通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  
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  
用過為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  
之非存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移  
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  
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  
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  
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優聞  
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省造

作曰頃者魏都洛陽時廢盛昔熱 各營

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習澆薄

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器服稍華

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

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

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金珠

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

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

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

三才  
書言  
卷三  
一  
作



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  
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  
賞錄勳以補擬官爵必宜與眾共之有明揚之  
授使人得盡心如觀白日其材有外降其功有厚  
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  
閭汎天下選曹不取物

州郡自可內

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又可密人生處  
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實身為名然逢時  
一難生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眾心明白然

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百里戰伐曰  
魏祚告終天賧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  
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  
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  
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  
所損已多國家雖疆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  
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疆也夫力均勢敵則  
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  
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



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心澤滂流人思有道然後觀譽而作可以集事廿六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二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室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妯娌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由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由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喻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

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晝晷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sub>用</sub>則言之者或寡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與畢



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為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戶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頗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戶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進

爵崇業郡公增邑三廛前二千戶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sub>三</sub>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軍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於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眾中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春秋序義通賈服



說發杜氏違辭理之可觀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  
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寸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  
有貧且賤之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  
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為器水之性也  
柔弱壅之可以壞山治以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常  
之德朱藍易染薰蒸獨可變固以也鄒俗而好  
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趣矜尚中庸之  
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

李今近代之學夫今而後無術其以物類

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節節腐備之矣

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衣簞食由斯言

非兩漢棟梁之所有近代新構之所產哉蓋

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故老稱

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曆陰陽

歷代所載釋老之與廢不傳終崇其幽暗



然地者海內為不備宗雖前出徐廣何承  
之傳不足過也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令狐

德榮

等



張元

夫寒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柏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以

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得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潔莫修。老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象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今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



三百五十一  
周書卷之三十一  
為難者可以為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為孝義篇云

李棠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曹負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棠時在

四北遂仕東魏及在

中密為北豫州刺史

為掾先是仲密與史高郎中峇暹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構已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既至州遂與棠謀執壽興以成其計裨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為首且有賓客惣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與



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眾據城遣使詣關  
 歸款太祖嘉之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  
 宗縣公邑二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  
 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  
 免罪為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  
 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從魏安公  
 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即降棠乃進募先使諭之既  
 入成都蕭瑒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瑒乃苦

答辱之異獲其實棠曰爾二國餘燼不謂安  
 危奉命諭爾反見躡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  
 義不為爾移志也瑒不能得其要指遂寧之

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虬之次弟也性綱簡任  
 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  
 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  
 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  
 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



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  
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  
之潰亂餘衆棄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  
子邑三百戶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  
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為寇十四年  
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  
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虬為  
祕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  
別職典簡牘襲取人倫弟則管轄群司股肱  
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  
唯當蒙矢石履危難少報國恩耳頃之太祖謂  
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  
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  
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  
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  
府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  
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  
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



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瘡遂為賊所獲既而眾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眾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之流涕眾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勇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為記室早卒斌

第廿一 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讎柱國蔡國公廣欽其名行引為記室參軍年始拜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刃眾寶於京城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末位至賓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



三百廿一  
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為宜豐侯蕭循府中直  
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  
略漢北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  
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  
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循中  
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  
參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  
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  
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又循降策至長安叔

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  
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  
憲坐及其母遂沈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  
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  
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  
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剝腹解其  
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  
命赦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  
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



樂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  
為曹策所害猶殞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  
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  
外配者並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硤州刺史  
天和二年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陳人所擒陳  
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于廉鄉  
荆司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  
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

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  
戰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  
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  
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  
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鄉人以  
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  
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  
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  
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



見可自傷久乖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後護猶  
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怕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翟並有至性聞於閭  
里魏太和中板曰潁州刺史大統中板翟郿城郡  
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為鄉里所稱及其父喪  
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怕抑割  
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  
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  
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  
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遠  
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  
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世  
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為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經  
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窮號不反  
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  
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  
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



未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  
作裨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  
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四五十  
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三室中間行道可  
容百人遐食粥枕函擲風冰雨形容枯頽家人不  
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鷓鴣各一徘徊悲鳴不  
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  
孝競以米麵遺之澁止日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齊  
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  
延雋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爲鄉里  
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修釋典  
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  
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  
爲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菑元  
不能蓺藜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  
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  
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



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醫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鐔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踴絕而後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

門閭

史臣曰李棠柳檜並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



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擢恩隆加等棠禮  
闕節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  
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蜚  
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為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  
自隴畝會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  
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義曲展何遠之有若乃誠  
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九

周書四十七

今人

德宗 等撰

藝術

異雋

蔣昇

姚僧垣

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周書卷之三十九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  
學術之士蓋寡故由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龔  
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  
及尅定鄠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  
庾季才以天官稱文元華相術擅竒許奭姚僧  
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奭  
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隨自餘紀於此  
篇以備遺闕云爾

龔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

工模寫魏太昌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  
害太祖引爲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  
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僞爲魏帝勅書與費也  
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勅模寫及代  
舍人主書等署儁真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  
曾得魏帝勅書及見此勅不以爲疑遂遣步騎  
一千授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  
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  
爲子出爲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



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  
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雋以書字所興起自  
君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  
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  
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  
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爲大  
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寃滯還拜小御正尋出  
書 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  
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  
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  
戶後以疾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雋魏南平王  
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太守昇性恬靜少好文玄  
象之學太祖雅信符卜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  
大統二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  
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  
日從未百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  
主土土王四季素之分也今大軍旣出喜氣下



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  
遂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  
問昇昇對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  
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  
賀拔勝怒白太祖曰豈昇罪合萬死太祖曰將昇固  
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魏恭  
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  
高城縣子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戶除河東郡  
守尋入爲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  
州刺史卒於家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  
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又菩提  
梁高平今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  
又好之每召菩提討四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  
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  
業梁武帝召入禁中回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  
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



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追  
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宿患積時  
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  
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  
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  
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  
意十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閣將軍梁武帝  
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  
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

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常有賞賜太清  
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  
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畧今古則為學者所  
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  
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  
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  
嶸嶸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  
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辨  
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寘



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  
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帝即位，僧坦還建業。以  
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坦又隨至。  
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坦赴荊州，改授晉  
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  
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坦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  
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  
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  
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

樂可漸宣通。僧坦曰：「脉洪而實，必有宿食，非用  
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  
因而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  
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尅荊州，僧坦猶侍梁  
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  
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坦，僧坦至其營，復爲燕  
公子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  
坦，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  
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德隆



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去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脉既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兩脚疼痺猶自孿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爲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自始來音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瞶亂無所覺知諸醫首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用藥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



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善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坦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樂平雖一凶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以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坦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西並云無慮朕父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一臣在無隱公爲何如對曰臣

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坦曰姚公爲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公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勅曰今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勅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坦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



進藥帝遂得言次治目目疾便愈未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官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全壽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

臣由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再命之曰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千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詎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無重恩在致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隨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



五遺誠衣白恰人棺朝服勿歛靈上唯置香奩  
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垣  
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  
譽旣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  
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微効者爲集驗方十  
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  
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  
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

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  
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隨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  
以陪遊積歲恩顧過一乃錄憲功績爲傳送二史  
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  
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  
何如王讓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甚如接待  
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  
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  
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効驗甚多隨文帝踐極除



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  
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  
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  
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  
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偉等並推過於秀  
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三實不知也榜評數  
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  
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李明河間鄭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禮

魏太武時從破平涼有功賜爵容城縣男加

鷹揚將軍後爲燕郡守祖鎮裴爵爲員外散騎侍

郎父瓊太和中龍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鄜

城郡守李明少好讀書性公但記默識而無應對之

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

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弘又從司徒崔浩學

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李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

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

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



盧道源爲莫逆之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  
威烈將軍魏孝武初遷鎮遠將軍尋除步兵校  
尉及孝武西遷李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  
外召李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祿大夫加中軍將軍  
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李明從至懸瓠察  
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  
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李明不得  
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日餘太祖又徵之遂入  
關乃令李明正定古今十字於東閣大統末除

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儉輩皆位兼常  
伯車服華盛唯李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  
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  
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恭帝元年進號平南  
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志昌建爲外史上士孝閔  
帝踐阼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時大司  
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李明從軍還除驃騎將  
軍右光祿大夫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  
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李明



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小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日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官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月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二十一年夏大旱五

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

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

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

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

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

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

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

年登可覲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水兩年復不登



民將無覲如又荐飢為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  
 為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  
 愛所以懷眾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  
 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  
 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  
 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  
 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  
 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  
 芻微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項年亢旱踰時人懷

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  
 高宗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已節用  
 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  
 縠猶侈於豪家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  
 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  
 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  
 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  
 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  
 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真信  
 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  
 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  
 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  
 為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  
 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治者，  
 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  
 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  
 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眾，不仁者遠，則庶事康。

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麻宇屢移未有  
 定所，忝才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  
 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祕府藏書之奧。帝王所寶，此  
 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竊愚，豈猶知其非  
 是以去年十月中，敢冒陳奏，詔降中旨，即遣脩營  
 在舊，而尚未加功力。巨職思其重，公敢不重請。帝納  
 焉。於是麻宇於立天和三年，進早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久選以醫術進仕魏



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法  
初年上獻書於魏帝  
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  
百參軍文深雅有鍾  
王之則筆勢可觀嘗時碑榜  
唯文深及吳儁而已  
大統十年廷論立義初封  
石縣男邑二百戶太祖  
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  
李明沈遐等依說文及  
字林判定六體成一萬餘  
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  
學褒書文深之書且遂  
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  
色後知好尚難反亦  
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  
被譏議謂之學字步

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  
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  
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  
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  
世宗令至江陵書且京福  
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  
梁主蕭詵觀而美之嘗遺  
甚厚天和元年露寢  
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  
邑二百戶除趙興郡  
守文深雖外任每道題榜  
復追之後以疾卒  
褚該字老通河南陽人  
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  
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  
蓋晉昌梁鄱陽王中記  
室該幼而羸瘦有譽鄉曲  
元善醫術見稱於時仕



梁歷武陵三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撫同歸  
國授平東將歸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  
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顛死後該  
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  
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平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  
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  
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之別亦傳其家業  
時有強練不知其字魏時有李順  
興者語然不區之言也然之重于當時號為李練

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  
人神情愀怛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論說逢人輒言若值  
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亦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  
不可解事過之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遊  
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  
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瓶到護第門外抵而  
破之乃大言曰瓠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  
恩早依隨護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  
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竝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



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  
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竝死龍恩亦伏法仍籍  
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  
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恻俄而廢佛道  
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  
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投之隨即漏之於地人  
或問之曰汝何爲也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  
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  
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  
言將來之事其江左寶誌之流天和山中者詩云  
向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性不虛

敬尊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爲傳

大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也矣術於

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  
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彼  
此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日技巧而  
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坦詠侯精  
審名冠於代其所全濟用亦多焉而弘茲義



皆為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  
大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傳第二十九

周書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

周書四十八

蕭答

令狐

德棻

等撰

蕭答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  
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字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梁  
武帝所嘉賞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  
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  
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初昭明卒梁  
武帝舍答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寵亞諸子



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  
答既以其昆弟不得為嗣常懷不立以梁武  
帝衰老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蓄聚貨財交  
通賓客扣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  
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  
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  
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答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  
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剋已願

昔心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一

昔為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眾賢則所聞

自遠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郵民蓋

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況爰加

厚賞呂虔勿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

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

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樓忘饑思納良謨以匡

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

戍將悞弱關市恣其剝刻豪猾多所苞藏並密



以名聞當。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施張未允猶  
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  
思啓告用祛未悟鹽梅弁楫允屬良規苦口惡  
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款意於是境內  
稱治太清二年梁武帝以答兄河東王譽爲湘  
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績爲雍州以代答績性  
其才望志氣矜驕輕譽少年州府迎候有闕譽  
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績相見後聞侯景  
作亂頗凌蹙績績懼爲所擒乃輕舟夜遁位

之雍部復慮答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績在  
舊績將因之以救死答兄弟會梁元帝與譽及信  
州刺史桂陽王愷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愷下峽至  
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居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  
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愷  
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績時在江陵乃  
貽梁元帝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  
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  
桂陽住此欲應譽答言梁元帝信之乃鑿船沉米

嘉靖九年



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愷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  
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又告急於答答聞之  
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  
下赴國難答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  
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詵議參軍劉毅喻答令  
自行答辭頗不順元帝大怒而方貴先與答言不  
協潛與元帝相知剋期龍龍答未及發會答言以他  
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答遣使  
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子遷

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資遣續若將述職而密  
援方貴續次大隄樊城已陷答擒方貴兄弟及  
黨與並斬之續因進至州答遷延不受代乃以西  
城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答答以構其  
兄弟事始於續將密圖之續懼請元帝召之元  
帝乃徵續於答答留不遣杜岸兄弟給續曰民  
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禍  
使君既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以義舉事無  
不濟續深以為然因與岸等結明誓續又要雍



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續乃服婦人衣乘青布  
輦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馳告答答  
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竝擒之續  
懼不免因請爲沙門答時以譽危多乃留諮議  
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至匹伐江陵  
以救之于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  
答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亮與謂答曰正  
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  
宮憂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

答謂亮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  
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  
水吾便旋旆襄陽答旣攻柵不剋退而築城盡  
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答軍中霑漬衆  
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龔懼答不  
振以其屬降於江陵答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  
器械輜重多沒於澧水初答囚張續於軍至是  
先殺續而後退焉杜岸之降也請以五百騎襲  
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答毋



保林龔氏登陴閉門拒戰會答夜至龔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答乃納之山竹等以答至遂奔其兄獻於廣平答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竝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踈屬下虜蟲室又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答旣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太祖令丞相府東閣祭酒榮權使焉答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重禮率衆進圍襄陽答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察母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思擒仲禮平漢東答乃獲安時朝議欲令答發喪嗣位答以未有璽命駭不敢當榮權時在答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太祖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答爲梁王答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答留蔡太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太祖謂答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王欲見之乎答曰幸甚太祖乃召權與答相見仍



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  
信答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答人者得歸  
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桂國于謹伐江陵  
答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答爲梁主居江陵  
東城資以江陵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  
答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  
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  
尊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  
歸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

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  
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  
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  
丞相謚曰武桓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  
城名曰助防外示助答備禦內實兼防答也初  
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父答  
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陀侯方兒來寇答出師禦  
之純陀等退歸夏口答之四年答遣其大將軍王  
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



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  
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答答許  
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  
朝京師答答之六年夏覆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  
初江陵平答將尹德毅說答曰臣聞人主之行與  
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普小廉以取名譽人主  
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恠罔顧弔  
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心多所誅夷俘囚士庶  
並爲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餌豺

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  
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  
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  
讎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  
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  
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  
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  
百姓避讐而安之文武官寮隨即詮授旣荷更生  
之恩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



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績堯  
復禹萬世一時畧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  
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誓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  
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  
為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  
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誓乃追悔  
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  
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

賦以見意其詞曰嗟余命之舛薄竇賦運之逢  
屯既殷憂而彌熾復坎壞以相隣晝營營而至  
晚夜耿耿而通晷公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  
津悲晉璽之遷越心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  
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  
申豈妖沴之無口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  
弱本無志於瓜分謝兩章之雄勇慙二東之英  
華豈二三石於社稷異五馬於琅邪直受性而好  
善類蓬生之在棘翼無然而霑慶將保靜而



蠲邪何昊穹之北  
惠值上帝之紆  
奢神州鞠爲  
茂草赤縣遠於  
長蛇徒仰天而  
太息空撫衿而  
咨嗟惟古人之  
有懷尚或感於  
知己况託言於  
霄極寵渥流於  
無已或小善而  
必褒時片言而  
見美昔待罪於  
禹川歷三考而  
無紀獲免戾於  
明時遂超隆於  
宗子始解印於  
稽山即驅傳於  
湘水彼南陽之  
舊國實天漢之  
嘉祉旣川岳之  
形勝復龍躍之  
基趾此首出負  
之謬及謂維城  
之足恃值諸侯  
之攜貳遂留滯  
於樊川等勾踐  
之絕望同重耳  
之終焉望南枝  
而東顧而潺湲  
與

之情何極首立之恩遽然  
值魏師入討一彼

南荆旣車徒之赭赫遂一壺而陵城同寤生之

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

矧吾人之固陋迥飄薄於流萍忽沉滯於茲

復背月而無成昔老千而各旬今七呈而磐

寡田邑而可賦闕丘并而求兵無河內之資行

同滎陽之未平夜融融而擊柝書子子而揚旌

烽凌雲而迥照烏伏櫪而悲鳴旣有懷於斯日

三五



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  
驗往記而瞻一何名高而實寡寂寥并邑荒涼  
原野徒揄揚以宋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  
歎屈長沙濕而心賈余家國之臣庶興周而  
祀夏忽繁憂以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  
鼠竊唯蠱狐狸率圍隸而為取以藏獲而成  
師窺觐津渚跋也江眉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  
於軒時有扈興之夏典採芑著於周詩方叔振  
於蠻貊伯禽種於淮夷在浦瑤其心幾會斬馘

而舉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

一云擁理惆悵心未怡營在位八載年四十四侯

定二年二月薨一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諡曰

宣皇帝廟號中一也營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

猜忌而知人善在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心

心性不欲酒安於儉事其母以孝聞又不好斗

一尤惡見婦人雖加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

人之衣不復更着之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

以避之其在東揚州所放誕省覽簿領好為



戲論之言以此獲譏於 篤好文義所著文集  
十五卷內典華嚴 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  
六卷並行於世答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  
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  
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遂以憂憤死 背二殂高  
祖又命其太子歸嗣 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晉之第三

子也機辯有文學立古於

撫御能得其下歡心

嗣位之元年尊其母 母龔

太后曰太皇太后適

母王皇后曰皇太后 生曹

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

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其皇

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

巴州刺史戴僧胡竝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爲質

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高祖詔衛公直

督荊州摠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

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

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

沒 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



泣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罪於歸之柱國殷亮  
歸雖以退敗不獨在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  
明徹乘勝攻剋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  
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  
避其銳江陵副摠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  
拒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  
徹退保公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  
空章昭達來寇江陵摠管陸騰及歸之將士  
擊走之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歸令其大將軍

許世武赴援大為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  
衛公直與陳人戰敗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  
歸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以僧朔為車騎將  
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來朝至襄陽請衛  
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與亡  
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  
陳之美望借數州以禪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  
狀高祖高祖許之詔以基平都三州歸之於歸  
及高祖平齊歸朝於鄴高祖雖以禮接之然



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閒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詞理辯暢因涕泗交流高祖亦爲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高祖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又亦預焉高祖指謂歸曰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敢吠堯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

高祖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奴妾及常所乘五百匹駿馬以遺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與師與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管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固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旣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三千兩布帛萬段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摠



管歸專制其國四年歸來朝長安隋文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在位二十三載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其羣臣葬之於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稱治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竝行於世隋文帝

又命其太子蕭宗嗣位年號廣運

琮字溫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

馬初封東陽王彞立爲皇太子及嗣位隋文帝

徵琮叔父岑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撫管以

監之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下

二百餘人朝工長安隋文帝仍遣武鄉公崔弘

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鄱州琮叔入巖及第獻等

懼弘度掩襲之遂虜居氏奔于陳隋文帝於是

廢梁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三主各給



守墓十戶尋拜琮為柱國封莒國公自答初即  
征歲在乙未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有三載矣  
答子焘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東平王  
岑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歸子瓛義興王瑒晉  
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瑒新安王  
答之在藩以居帝位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  
腹心魏益心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  
玄成劉盈火善方傳雄褚珪蔡大業典眾務張  
綰以舊齒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

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並用將  
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民  
望則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凝王  
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  
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茲故能  
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答子焘等及蔡大  
寶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  
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蔡字道遠答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幼聰敏



有成人之量答之為梁主立為世子尋病卒及  
答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答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  
中荊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平東  
將軍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以禦  
隋師為拖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答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學位至侍中  
衛將軍岌歸之五年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孝  
岑寧智遠答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

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才不法故  
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瓛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特為  
歸所愛位至荊州刺史初隋師至荊州梁之  
百寮咸恐懼計無所出唯瓛建議南奔入陳授  
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及陳亡吳人堆為主  
以禦隋師戰而敗與巖同時伏法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  
郎父點梁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別駕大寶少孤



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  
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為勉  
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  
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嘗初出第勉仍薦大  
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出鎮  
會稽大寶為記室領長流營襄陽遷諮議  
參軍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營今大寶使  
江陵以觀之梁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  
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差

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營云湘東必有異  
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營納之及為梁  
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領襄陽太  
守遷負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俄轉吏部尚書  
車國之事咸以決焉加授大將軍遷尚書僕射  
號輔國將軍又除使持節宣惠將軍雍州  
刺史營於江陵稱帝徵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  
事又加雲麾將軍荊州刺史進位柱國軍師將  
軍領太子少傅轉安前將軍封安豐縣侯邑一

三

周書

五



千戶從歸入朝領太子少傅歸嗣位冊授司空  
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  
之加特進歸之二年卒歸哭之慟自卒及葬三  
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為公謚曰文凱配食祭廟  
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詞瞻速答  
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答推心  
委任以為謀主時人以答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  
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  
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

當世之務尚答女宣成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  
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  
司秘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

大業字敬道有至行父沒居喪過禮性寬恕學  
涉經史有將命材屢充使詣闕初以西中郎府  
參軍隨答之鎮答稱帝歷尚書左丞開遠將軍  
監利郡守散騎常侍衛尉卿歸嗣位遷都官尚  
書除貞毅將軍漳川太守入為左民尚書太常  
卿歸之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五



子允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梁滅  
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入隋被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嘗母龔氏之  
外弟也祖靈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  
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在公恪勤初爲督外兵  
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答承制除尚書左丞及  
稱帝遷五兵尚書大將軍郢州刺史尋進位柱  
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  
及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  
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  
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參掌選事領荆  
州刺史操旣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  
譽歸之十四年卒歸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羣  
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  
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諡曰  
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起家祕書  
郎歷太子洗馬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數從軍征



討以功累遷至郡守答在襄陽以孝德為三府  
司馬答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及答拜帝進  
位柱國封上黃縣侯邑千戶加車騎將軍答之  
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為公歸之五年  
以益德配食答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答蒞雍州正為其府中兵參  
軍擒張續獲杜岸皆正之力答承制以為將軍  
尋拜大將軍及稱帝除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  
新野縣侯邑千戶答之三年卒贈開府儀同三

謚曰剛

二年以正配食答廟子德毅多

權略位至大將三年後以口元疑賜死

薛暉河東人也有才略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嘗

督禁旅為營牙當禦侮之任與尹正並獲杜

岸於南陽答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進位柱

國除領軍將軍歸之二年立贈開府儀同三司

有六子子建子尚知

許孝敬吳人小名嗣兒幼勇過人為答統將以

大將軍守河東既無封後為吳明徽所擒遂殺



於建康市贈車騎大將軍武騎尉襄陽侯  
將軍好勇不拘行檢空軍之施與不節資產既  
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弒陳主竟代謀又有大將  
軍李廣會稽人早事晉以敢勇聞沌口之役  
先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為吳明徹所擒將降之  
廣辭色不屈遂被宥贈大尉追封建興縣公諡  
曰忠武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  
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晉鎮襄陽轉中記

室參軍堂書記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所盛遂  
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計遂有得其書  
者進之於晉晉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  
以此獲免晉後見之常

行法華經力為空位中書侍郎御史中  
書省尚書省言之六年卒贈侍中護  
軍集二十卷丁謫少沈敏閑習政事

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伏琮入隋授開府儀同  
三司終於大府少卿



劉盈彭城人少而中郎立錄事參軍隨營之鎮  
有器度勤於事公營之富國經謀頗得參預歷  
黃門郎中書監雍州刺史尚書僕射歸之七年  
卒贈本官第三子然子時頗知名隋鷹擊郎將  
岑善方字息義南陽棘陽人漢征南大將軍彭  
之後也祖惠甫給事中心祖散騎侍郎善方有  
器局博綜經史善於辭人以刑獄參軍隨營至  
襄陽營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詣關應  
對關最深為太祖所嘉自此往來凡數十反魏

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  
寧縣公營之承制也授中書舍人遷襄陽郡守  
及稱帝徵為太舟卿領中書舍人轉太府領舍  
人如故尋遷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  
有當世幹能故營委以機密營之七年卒贈太  
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  
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  
祖錄善方充使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  
帥都督代王記室參軍後仕隋歷安固令柳義



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武中士隋文帝  
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  
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傅准北地人祖照金紫光祿大夫父諱湘東王  
外兵參軍准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  
鎮官至度支尚書歸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諡曰  
敬康所著文集二十卷有二子曰秉曰執竝材  
兼文史秉尚書右丞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于容止詳雅以府僚隨

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歸之九年卒  
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  
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跋踏自陳不謗  
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  
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  
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  
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  
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作  
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



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  
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有七子希顏希華知  
名希顏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  
爲荆楚儒宗

蕭欣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孫煬王機之子  
也幼聰警博綜墳籍善屬文答踐位以欣襲  
機封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歸之二  
十三年卒贈司空欣與柳信言當歸之世俱爲  
一時文宗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柳洋河東解人祖愔尚書左僕射父昭中書侍  
郎洋少有文學以禮度自持與王湜俱以風範  
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出爲上黃郡  
守梁國廢以郡歸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卒  
徐岳東海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簡肅  
公勉之少子也少方正博通經史初爲東陽王  
琮師琮爲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侍中左民  
尚書俄遷尚書僕射從琮入隋授上開府儀同  
三司終於陳州刺史子凱祕書郎岳兄矩有文



學善吏事頗黷於貨賄位至度支尚書子敬鴻

廬卿

王浹琅邪臨沂人祖琳侍中六府卿父錫侍中浹少  
有令譽尚答妹廬陵長公主歷祕書郎太子舍人  
宣城王友廬陵內史答踐位授侍中吏部尚書  
歸之四年使詣闕卒於賓館侍中右光祿大夫子  
瓘有文詞黃門侍郎浹弟湜方雅有器識位至都  
官尚書歸之三十年卒子懷祕書郎隋沔陽令  
范迪順陽人祖績尚書左丞父胥鄱陽內史迪

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散  
騎常侍歸之十七年卒有文集十卷子哀迪弟  
通文采劣於迪而經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  
長史

沈君游吳興人祖僧叟左民尚書父巡東陽太  
守君游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常侍歸之十二  
年卒有文集十卷弟君公有幹局美風儀文章  
典正特爲歸所重歷中書黃門侍郎御史中丞  
自都官尚書爲義興王獻師從獻奔陳侍中太



子詹事隋平陳以獻同謀度江伏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內史敞少  
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關時主者以  
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  
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  
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  
之行人 在陳人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  
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祖善之乃詔  
敞與陳使異日而進還以稱旨遷侍中

左民

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史子謚謙

史臣曰梁主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  
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  
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  
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  
世可不細明賢哉嗣子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  
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  
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



周書列傳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一

周書四十九

公孤

德棻

寺堪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白蘭

氏

稽胡

庫莫奚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矣日月之所臨照至廣

矣然則萬物之內民人寡而禽獸多兩儀

之間中土局而庶俗曠求之則說詭怪之迹實

繁考之山經竒譎之詞匪一居孔存而不論是

非紛而莫辯秦皇鑿台天下騁武於遐方漢

武士馬彊盛肆志於遠域匈奴既却其國已虛

大馬既來其民亦困是知八鴈海龍堆天所以絕

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平時非

秦漢志甚羸劉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

從所欲顛墜之費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

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

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泗之海及流沙王制之自

北徂南裁稱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

代者乎有周承喪亂之化以屬戰爭之日定



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法追趙魏尚梗則結姻於  
北狄旣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  
聲明遐洎卉服氈裘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填  
委於旗亭雖東略漏二吳之地南巡阻百越  
之境而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亦是爲  
弘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並紀之於後至於道  
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  
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

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台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

感曰影所孕也生小蒙長而有材略夫餘人惡而  
逐之土于紇斗管城自號曰高句麗仍以高爲  
氏其孫莫來漸盈擊夫餘而臣之莫來裔孫璉  
始通使於後魏其地東至新羅西渡遼水二千  
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  
東西六里南臨湏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  
至日方入固守王則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  
其外有國內城及漠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  
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大官有大對盧



次有太夫兄大兄小兄意俟奢烏拙太夫使者  
天使者小使者禱奢屬仙人并禱薩凡十三  
等分掌内外事焉其大對虛則以彊弱相陵奪  
而自為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其刑法謀反及叛  
者先以火焚執然後斬首籍沒其家盜者十餘  
倍徵贖若貧不能備及召欠公私債者皆聽評其子  
女為奴婢以償之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韋帶  
黃草履其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為之雜以金銀  
為飾其有官品者又挿二鳥羽於其上以頭

異之婦人服裙襦裙袖皆為襪書籍有五經三  
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稍矛劍  
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  
之土田墾薄居處節儉然尚容止多詐偽言辭  
鄙穢不簡親疎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寢風俗  
好淫不以為愧有遊女者夫無常人婚娶之禮  
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耻之父母  
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限以三日  
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



刻木作婦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餘  
神之子竝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宋蒙  
云璉五世孫成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成  
死子湯立建德六年湯又遣使來貢高祖拜湯  
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百濟者其先蓋馬韓之屬國夫餘之別種有仇  
台者始國於帶方故其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  
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  
餘里沿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  
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  
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民呼爲韃吉  
支夏言竝王也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  
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  
品扛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  
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  
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  
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  
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



官有前內部敷部內部內掠部外六部而部刀  
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官部外官有司軍  
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倉部編  
部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萬家分爲五部曰上  
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  
領一人以達率爲之郡將三人以德率爲之方統  
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民庶及餘  
小城咸分肄焉其衣服男子略同於高麗若朝  
拜祭祀其冠兩箱加翅戎事則不拜記之以禮兩  
手據地爲婦人衣以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  
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  
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  
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  
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設壺樗  
蒲等雜戲然尤尚弈碁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  
士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  
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  
贓兩倍徵之婦人犯姦者沒入夫家爲婢婚娶



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  
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  
醴餼饌樂品之屬多於內地唯無馳驢騾羊  
鵝鴨等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  
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自晉宋齊梁據江左  
後魏宅中原並遣使稱藩兼受封拜齊氏擅東  
夏其王隆亦通使王為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  
齊滅昌始遣使獻方物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  
蠻者盤瓠之後族類蕃衍散處江淮之間汝

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為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  
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  
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  
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  
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  
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以為南雍州刺史仍世  
襲焉十一年蠻首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  
師田杜清及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  
之其後蠻師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



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  
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  
景宣等前後討平之語在泉仲導及景宣傳魏  
廢帝初蠻酋樊舍舉落內附以爲淮北三州諸  
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  
騷動詔巨盧寧蔡祐等討破之魏恭帝二年蠻  
酋宜民王田興彥北荊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  
款附以興彥季昌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  
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西人譙淹扇動  
羣蠻以附於梁蠻帥向鎮侯向日彪等應之向  
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都唐口等抄斷  
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  
史并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  
敦潘口李遷招討破之語在敦及遷招楊雄等  
傳武彥初文州蠻叛州選軍討定之尋而冉令  
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  
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搃兵出討  
雖頗剪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



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沔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騰乃摠集將帥謀其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沔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巖壘脫一戰不尅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

取江南剪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嶮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豎緣梯而上蠻蚤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月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摠管雅知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



爲父子又多遺其金帛伯犁等悅遂爲鄉導  
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兄子  
龍真據之騰又密誘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  
令賢處龍真大悅密遣其子詣騰騰乃厚加禮  
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効乃謂騰  
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  
旣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  
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  
萬口令賢遁走追而獲之并其子弟等皆斬之

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  
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蠻  
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  
心默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頗道  
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  
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拔  
賊若委城奔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回立柵  
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擒五子  
王於石默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擒



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禪故宮城南  
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  
信陵移歸並是破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  
以爲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舟祖喜舟龍  
鬻又反詔大將軍趙思討平之自此羣蠻  
懾息不復爲寇矣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漢中達于印笮川洞之  
間在所皆有俗多一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  
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

婦人阿夷阿第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喜  
則羣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  
遠相掠賣不避親戚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  
避之乃將買人指搗捕逐若追亡叛獲便縛之  
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俗畏  
鬼神尤尚淫祀巫祝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  
乃自賣以祭祭焉往往推一酋帥爲王亦不能  
遠相統攝自江左及中州遽有巴蜀多恃險不  
賓太祖平梁益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



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賦諫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俘斬萬五千人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復攻拔其三城虜獲三千人降其種三萬落語在騰傳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揔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

曰此獠族拒日久部衆甚彊討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旣不能制之今須別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諭善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旣分且以略事有變交通奈何欲導前轍也文表意逼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意即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



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  
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  
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  
引鄉但先去好慰諭子弟也乃遣之  
衆曰向者獠帥語吾以從寬路而行必  
我若從險路出其不虞不獠衆自離  
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隨即治之  
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攜妻子退  
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  
皆慰撫之仍徵其稅租無敢動者後除  
爲蓬州刺史又大得獠和建德初李暉  
州總管諸獠亦並從附然其種類滋蔓  
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  
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  
懷者也

宕昌羗者其心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  
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  
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



自爲部落各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  
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羴牛尾  
及羴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  
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  
裘褐牧羴羴牛羴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  
弟死者即以其繼母世叔母及姨弟妹等爲妻俗  
無文字但候章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  
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勤者世爲酋帥得羴豪  
心乃自稱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無水

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勒  
孫彌爲通使於後魏太武因其所稱而授之自  
彌忽至公定九世每脩職貢不絕後見兩魏分  
隔遂懷背誕永熙末公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  
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同  
侯莫陳順等擊破之公定懼稱蕃請罪太祖  
捨之拜撫軍將軍四年以公定爲南洮州刺史要  
安蕃王後改洮州爲岷州仍以公定爲刺史是歲  
秦州濁水羴反州軍討平之七年公定又舉兵入



寇獨孤信時鎮隴右詔信率眾便討之軍未至而公定爲其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朝廷方欲招懷殊俗乃更以其弟彌定爲宕昌王十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羌酋傍乞鐵葱等因公定反叛之際遂擁眾據渠林川與渭州民鄭五醜扇動諸羌阻兵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涼州刺史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並擒斬之納彌定而還語在貴等傳其後羌酋東念姐鞏廉俱和等反大將軍豆盧

寧王勇等前後討平之保定初彌定遣使獻方物三年又遣使獻生猛獸四年彌定寇洮州摠管李賢擊走之是歲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

鄧至羌者羌之別種也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酋帥自稱王焉其地北與宕昌相接風俗物產亦與宕昌略同自舒治至檐析十世魏恭帝元年檐析失國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復之



白蘭者羗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邠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氏者西夷之別種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朝見故詩稱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也漢武帝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寔繁漢末有氏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最爲彊族其後漸盛乃自稱王至裔孫纂爲苻堅所滅堅敗其族人定又自稱王定爲乞伏乾歸所殺定從

弟盛代有其國世受魏氏封拜亦通使於漢魏其種落分散叛服不恒隴漢之間屢被其害盛之苗裔曰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子紹先立迹僭稱大號魏將傅豎眼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其地爲武興鎮魏氏洛京未定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太祖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妻女太祖奏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氏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



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破之安壽以其衆降  
九年清水氏酋李鼠仁據險作亂氏帥梁道顯  
叛攻南由太祖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  
繼歸附語在昶傳十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  
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氏復叛趙昶時爲郡守  
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乃定於是  
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開等相率作亂開據北  
谷其黨覃洛聚洮中楊興德符雙圍平氏城姜  
樊噲亂武階西結宕昌羗獠甘共推蓋開爲主

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擒蓋開  
散其餘黨興州叛氏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  
協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氏首  
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  
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法深  
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羣氏復與同  
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太祖乃以大將軍字  
文貴爲大都督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貴威名  
先著羣氏頗畏服之是歲楊法深從尉遲迴平



蜀軍回法深旋鎮尋與其種人楊崇集楊陳坐  
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  
事成州刺史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  
落更置州郡以處之魏恭帝末武興氏反圍利  
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  
豆盧寧等討平之世宗時興州人段叱及下辯栢  
樹二縣民反相率破蘭臯成氏酋姜多復率厨  
中氏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趙昶率衆討平二  
縣并斬段叱而陰平盧北二郡氏復往往屯聚與  
因之將經略漢沔乃授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廣  
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浙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  
以伯符爲鄉導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  
雍州刺史岳陽王蕭督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  
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登  
登樓望之以爲三万也懼而服焉梁司州刺史  
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万  
寇襄陽初吳竟陵郡守孫暠以其郡來附太  
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暠乃執貴



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嵩同守太祖  
怒乃令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將  
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  
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  
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  
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  
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  
不意以奇兵龍襲之彼息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  
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

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政亂力  
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居汾晉之間略無  
寧歲齊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偽許以女妻蠡  
升太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爲  
之禮繼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大統  
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龍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  
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斬首送於齊神武其衆  
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率衆拒戰齊神  
武擊滅之獲其僞主及其弟西海王并皇后夫



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方與齊申武子衡未遑經略太祖乃遣

黃門部馬子衡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

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

諸部連歲寇暴太祖前後遣李遠于謹侯莫陳

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

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

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為影響柱國

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二年狼

皮等餘黨復詔大將軍韓果討之俘斬甚衆

保定中離石胡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

於險要築城二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

伐齊稽胡二懷旅拒不供糧餽忠乃詐其酋

帥云與突一似回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

焉語在忠二其後丹州綏州銀州等部內諸胡

與蒲川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

震辛威于二文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

延州總管于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



是羅等以邀龍成盛軍盛並討斬之又破其別帥  
喬三勿司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  
川路稽胡帥喬白郎喬素勿同等度可逆戰雄  
復破之是德五年高祖敗齊帥於晉州乘勝逐  
北齊人於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  
盜而有之乃立蠶升孫沒鐸為主號暉武皇帝  
平曰石四六年高祖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  
穴齊王憲以為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絕王帥一  
未可盡也且當前其魁首餘加慰撫高祖然

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行軍摠管趙王招誰  
既勝王占等討之憲軍次而邑乃分道俱進  
鐸遣其黑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  
河西規欲分守險要犄角憲軍憲命譙  
儉攻天社勝王道等支並破之斬首萬餘  
級趙王招又擒沒鐸餘衆盡降宣政元年汾州  
稽胡帥劉受羅千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之  
自是寇盜頗息

羣莫愛鮮卑之別種也其先為慕容晃所破竄



於松漠之間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  
主二曰吳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  
每部置其氏并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  
部皆受甘八節度役屬於空厥而數與契丹相攻  
虜獲財畜因而行賞死者則以羣薄裹尸懸  
之樹上大統五年遣使獻其方物

史臣曰凡比肖形天地稟靈於陽愚智本於

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

川爲如五似作鎮此之謂如五生其地者則仁

義出焉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  
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  
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  
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負而無厭恨而  
好亂彊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斯蓋天之  
所命使其然乎

列傳第四十一 周書四十九

嘉祐八年補刊

周書四十九

三



列傳第四十二

周書五十一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周書卷五十一

七



于闐

獻達

粟特

安息

波斯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為部落  
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  
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澤中有牝  
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

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殺狼狼  
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  
茂草周圍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  
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也子  
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  
茹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堯登其  
俗謂堯登為突厥遂因以為號焉或云突厥之  
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  
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



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  
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  
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  
斂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  
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誇步種類並多  
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  
兒爲主號爲突厥即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  
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  
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  
下共爲約曰向樹此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  
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爲主號  
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  
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大統十年  
太祖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  
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  
方物時鐵勒將伐茹茹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  
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彊盛乃求婚於茹茹  
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銀



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我太祖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茹茹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闕氏也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二年三月科羅遣使獻馬五萬匹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汗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瑠璃性剛暴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滅之叔子以其餘燼來奔俟斤又西破獻嗟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



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  
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  
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  
其主旣神情矍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  
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沒次特勒  
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  
爲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  
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  
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

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并一金鐵箭鏃  
封印之以爲信契其刑法及叛殺人及姦人之婦  
盜馬絆者皆死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  
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盜馬及雜物者各  
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  
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  
詣帳門以刀劈面見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  
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  
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



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盛之葬  
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勞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  
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  
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  
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娉  
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姪等  
妻其後母也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雖移  
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  
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

三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  
三百里有高山迴出上無草樹謂其爲勃登  
教亦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  
以草青爲記侯斤部衆旣盛乃遣使請誅  
殺子等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  
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侯斤龍襲擊吐谷渾破之語  
在法谷渾傳明帝二年侯斤遣使來獻方物保  
元元年又三輩遣使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  
及車歲動故每連結之以爲外援初魏恭帝世



侯斤許進女於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尋而侯斤又以他女許高祖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侯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侯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語在荐等傳二年詔隋公楊忠率眾一萬與突厥伐齊志軍度陁嶺侯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齊主於晉陽不剋侯斤遂縱兵大掠而還侯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爵賞首領多而無

法何謂難制正田比者使人妄道其志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一報朝議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但虜能詐信而實喜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高祖不納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征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議戰不利侯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之會員神武公毅南安公楊荐等往迎七年侯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侯斤復獻公會風雷



乃許純等以后歸語在皇后屈討四年俟斤又  
使獻馬俟斤死弟他鉢可汗二百俟斤以來  
國富彊有凌轢中夏志朝  
與親歲  
者待  
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  
緡紫錦綵十萬段突厥在  
不寇掠  
賦以給之他鉢  
復濟傲  
真徒  
使我在南兩箇  
何  
他鉢遣使獻馬及  
紹義曰馬邑奔之

所部云爲之復讎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  
幽州殺略居民社國劉雄率兵拒戰兵敗死之  
高祖親統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  
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  
請和親帝冊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并  
遣執紹義送關他鉢不奉詔仍寇并州大象二年  
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  
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云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初吐谷



渾馬與虜馬鬪而虜馬傷虜遺讓之吐谷  
渾怒率其部落去之止于抱罕自爲君長及孫  
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  
渾爲氏焉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  
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治伏侯城在青  
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之恒處穹廬隨  
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  
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珥  
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床號其妻爲恪尊衣

織成裙披大袍辨髮如後首戴金花其俗文  
夫衣雖卑同於華夏多以幕羅爲冠亦以繒  
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爲貴兵器有弓刀  
甲利國無常賦項則稅富者商人以充用焉其  
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量事決杖刑  
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處下殺之父兄亡後妻後  
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貧不能備財  
物者輒盜女將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  
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



亦知種田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  
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  
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北山至來冬  
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  
世傳青海駿者也土出犛牛鳥多鸚鵡大  
統中夸呂再遣使獻馬及羊牛等然猶寇抄  
不止緣邊多被其害魏敬帝二年太祖勒大  
兵至姑臧夸呂振懼遣使貢方物是歲夸呂  
又通使於齊氏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率輕

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拔將  
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絲  
絲絹以萬計魏恭帝二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汗  
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及  
雜畜語在史寧傳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  
史是云寶戰沒詔賀蘭祥字文貴率兵討之  
夸呂遣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  
等遁走又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以還保  
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



周書卷之四十二  
洄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治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後有闐爽及沮渠無諱並自署

爲太守無諱死茹茹殺其弟安周以闐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之從子首歸爲高車所滅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王之並爲國人所害乃更推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太和末嘉死子堅立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內掘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



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  
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  
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  
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三公隨狀斷決評  
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以掌文按官人  
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  
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  
檢校名爲城令服飾士大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  
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田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

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  
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  
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  
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  
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自嘉以來世修蕃  
藏於魏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喜爲王恭  
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三  
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自燉煌向其國多  
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馳馬糞爲



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  
鄯善古樓蘭國也東去長安五千里所治城方  
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魏太武時  
爲渠沮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未西北有流沙數  
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  
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  
候亦即將塵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  
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米率衆內附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千里東去長安五千八百

里其王姓龍即前涼張軌所封龍熙之脣所治  
城方二里部內凡有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  
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  
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  
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  
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  
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  
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纈俗尚  
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



之饒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去長安六千

七百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所

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合日死劫賊則斷其一

臂并刑一足賦稅准地山之天自者則稅銀錢婚

姻喪葬風俗物產與沙封天白唯氣候少溫為

異又出細氈麋皮氍毹饒多鹽綠雌黃胡粉及

良馬封牛等東有輪流如漢貳師將軍李廣

利所屠其南三百烏名入七東流號計成水即

黃河也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

土闐國在葱嶺之北三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

七百里所治城方九里城內有天城五小城數千

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及隨輕重懲罰之自外

風俗物產與龜茲同崇佛法寺塔僧尼甚

衆王尤信向母設齋日必親自洒掃饋食焉城

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古羅漢比丘盧旃為

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上有辟支佛跌處雙

跡猶存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自高昌



此國貌不甚胡頗類華 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  
北流號樹拔水即黃河 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  
名達利水與樹拔俱共 司會於計成建德三  
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獻噠國大月氏之種類 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  
一萬百里其王治拔底城蓋王金城也其城方  
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又兄弟共  
聚妻夫無兄弟者廿一妻戴角帽若有兄弟  
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帽焉其人兇悍能戰

鬪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大統  
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  
並遣使來獻後云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  
遂絕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庵荼一名温那  
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  
獻方物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  
與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里天和



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波斯國大目兵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  
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  
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  
成帔皆飾以真珠寶貝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  
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并有巾帔緣以織  
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彼被之飾  
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  
別有小牙十餘以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

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  
有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  
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  
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  
人號王曰翳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  
天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  
禁地卑勒掌文書及衆以次有遏羅訶地掌  
之內事薩波勒掌四方之馬其下皆有屬官  
統其事兵器有甲稍圍拊劍弩弓箭戰並美



象每象一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  
殺之次... 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刑若  
... 及繫排於項上以為恥辱犯疆盜  
者禁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  
鼻賦稅則准地輸銀錢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  
得尊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  
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勲人即以分賜  
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  
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

... 為首尤重七... 日十二月百其日民庶  
各相命召設會日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年正  
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氣候暑熱家自藏冰  
... 沙磧... 水澆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  
... 唯無稻及黍秫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  
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郊真珠離珠頗  
... 琥珀瑪瑙馬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  
... 齊鎮鐵銅錫天沙水銀綾錦白疊氍毹  
... 赤塵羊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



事發石霍斗牛東秦附子訶梨勒無食于鹽  
錄漢黃等物魏廢帝二年其三遣使來獻方物  
史一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八之而尤甚  
焉昔嚴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遠其策  
雖通賢之宏議而史臣嘗以為疑夫步驟之來  
自今古澆淳之變無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  
仁義凌替之風歲廣至涇陽入北地充斥之費  
日深爰自金行逮乎水運戎夏雜錯風俗混并  
夷裔之情偏中國罕知之矣中國之得

備誦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而禦之  
去而守之夫然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  
於奔命疆場苦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歐世仁  
壽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旨護軍之誠說  
有會於當時而未允於後代也然則易稱見幾  
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繫幾者  
吉凶之所由況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  
秋之地疆弱之勢無恒若使臣畜之與羈縻和  
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上權則



本無遺心少謀多上生獸心之虜草面匪難沙  
之北雲撒何遠安六周秦漢魏優劣在其間

列傳第四十二

周書五十





